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軒著

蕭山謝璿箋註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武進唐駒署

東坡集

校詳
正註
蘇東坡文集

會文堂書局印行

宋史東坡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
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
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贊書
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
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
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
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
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
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
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
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
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

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賦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贈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旣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阜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

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
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
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
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
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
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
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
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
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
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
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
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
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

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矣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安
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
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
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
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
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
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
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
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
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
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

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匿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走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日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

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子之天下歸心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譚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不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讐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喚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甯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閒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

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軸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二年神宗數有意復軾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

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猶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賤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紺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

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
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
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軒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
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
如軒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
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
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軒又陳於
政事堂光忿然軒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顧軒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軒盡言邪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
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覩有所啓悟哲宗
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軒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擢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旣至杭大旱饑疫

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餧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隄以通行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隄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

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因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十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捐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軏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軏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潮太潮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